

淵鑑類函

第四函
玉冊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三

鑒誠

鑒誠三

原詩

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

同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
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
闕則云補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蘊瑗貴可懷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隤
自蟻陳賡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聞
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黨不

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

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
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
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
爲昏酒色

增

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

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
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

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大王臣 杜牧
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
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

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
蒼梧哭翠華

增賦

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原魏文帝

戒盈賦方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
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
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
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
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

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
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
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旣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
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
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肩以長三鄰
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
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增

晉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今託菲
薄之陋質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
累固旣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負

荷之殊重今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庭疇一姓之
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
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
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
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原贊晉戴逵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
白離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理與陰會然後役
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
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
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

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
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原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
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
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
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
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
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增唐李德裕丹扆六箴

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旣盈日出而視伯

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

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
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駟鑾輅徐驅焉用千里
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旣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
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

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鰲沉酒舉白浮鍾魏叡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旣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飡斯可
戒懼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苟能慮末
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
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
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

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
于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叁以三惟精惟
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
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原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
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

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與

增唐柳

玼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
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卷八

誠漢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
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
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

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
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
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
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誠曰天
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
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
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
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
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心翦思慮泰
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合神

綿綿存

魏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爲歡樂

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王昶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辭
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
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
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
二患也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
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
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
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
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